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警世陰陽夢 第二十四回 進香酬願

話說魏忠賢，處在極富極貴的時節，猛然想起涿州泰山神明，果然靈應，要去酬願，便想個詭計，面奏聖上道：「涿州泰山神明，極是靈應。奴婢許願進香，上保聖躬康泰，萬壽無疆。下祈人事安寧，四方豐稔。奴婢不敢擅便，請旨。」是時聖心喜悅，准奏。魏忠賢領旨，便預先三日傳示：禮部備辦疏文香燭，兵部整頓輿馬儀從，工部鋪墊道路橋樑。又發牌示諭：「凡經過地方，仰有司修葺街衢，安架坡阪，打掃館驛，整備夫役。一應鋪設供用，務要精潔。」四下裡哄然傳是聖駕往涿州。至第四日，魏忠賢到御前致辭，出了北京城，一似天子巡幸，好不榮耀哩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羽林軍三千，明晃晃鮮衣利刃，站在通衢不動，各整隊伍旗幟蔽天；內監中官百人，花斑斑蟒衣玉帶，都跨著駿馬隨行，盡執旂檀煙雲映日。鐵騎紛紛圍繞其車，冠裳肅肅擁護於道。五彩絢耀居曲羽幢垂地，一人遊幸飄搖翠蓋籠頭。萬樂齊鳴從警蹕，千騎競指到神州。

看那涿州相近，一應差役，都在界口伺候。大小官員，都在□里鋪上迎接。身穿著素服角帶，手執著腳色手本，跪在路旁唱名。魏忠賢只在轎內不動，兩邊的驂隨，接著手本，說聲「起去」便了。魏忠賢到在泰山祠下，只見許多穿紅袍戴紗帽的，都侍立在山門外。又有許多戴黃冠，披青氍的，伏倒在階級下。三聲炮響，下輦更衣。一派笙簫，迎駕進祠。看官們，且看那祠內怎生鋪設，但見：

巍巍神座，金光炫耀。拂拂幡幢，彩色爭鮮。金爐內旃檀靄靄香煙成霧，寶案上果肴馥馥珍嘗異品。架插龍蟠華燭，地鋪鳳舞紅氍。一班小道奏《鈞天》之樂以迎神，兩對耆儒讀救命之文而贊辭。

魏忠賢蟒衣玉帶，上殿焚香，叩頭道：「上告皇天尊神，第一炷香，祈保聖躬康寧，萬壽無疆。第二炷香，願得國泰民安，風調雨順。第三炷香，……」便口中默待，不明言了。低頭八拜。從人上幡供花。魏忠賢奠酒獻爵。階下樂人吹鼓之聲不絕，殿上羽士趨走之跡不寧。魏忠賢又八拜。祭畢，趨到神前觀看，忽佑想著心事，掉下淚來，兩袖濕透。眾人瞧著各個面上失色，只恐魏忠賢發怒起來。

看看天色將晚，住持跪稟道：「請千歲爺到小房獻茶。」魏忠賢便犒賞眾人銀錢。只見本州送下程酒席來，魏忠賢吩咐「都賞轎夫吧」。眾人齊齊磕頭散去。魏忠賢到道士房中吃茶，各房道士都來叩見。魏忠賢只南面坐著不動。把這些道士都看過，不見那玄朗。問道：「共有多少人？」住持答應道有若干人。魏忠賢道：「不拘大小，都開在一個手本上，明日都要來見我。去吧！」眾人答應道：「喳！」都散回各房去。眾人想道：「魏爺要加些恩典與我們。」因此，還俗的、火居的、回家看父母的、小孩子寄名的，都去弄了來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那住持備辦夜膳，極其豐盛。小道士站著斟酒，老住持雙膝兒脆倒奉上。魏忠賢吩咐道：「生受你老人家，不侗在這裡。你且去收拾臥房。」那住持便去鋪設牀褥，□分齊整，色色完備，件件清潔。住持又來伏侍安寢，送茶燒香，小心恭敬。魏忠賢心裡想道：「總是我一個人，前日要他一口粥湯兒吃，也是不肯的。今日這等奉承，可知神不誤我。只是玄閉不見，待明日再認看。」只聽得外邊，本州又差送油燭、燈夫來伺候的，又地方上起夫役來巡更的，擠擠簇簇，戰戰兢兢。魏忠賢大喜道，「何樂如之。」

是晚宿了。清夜思之：「世上人都是勢利的，僧道尤甚。只是神明不勢利，再三安慰我至窮至苦中，故不得死，才有今日。享用到至貴至榮哩！」次早梳洗畢，復到殿上燒香叩拜。侍者們鳴鐘擊鼓。魏忠賢伏在神前，口裡虔誠道：「弟子魏忠賢，蒙尊神指授，以得今日，願捐白銀一萬兩，裝塑神像。再捐白銀一萬兩，重建廟宇，報答神天庇佑之恩。」許願罷，合山道士都來參見。住持遞上花名手本，階下大小一齊磕頭。魏忠賢又自逐個看過，只是不見玄朗。心中疑惑道：「雖是多年不見，已是冠了，難道眉目也變了？」一面躊躇，一面吩咐參隨道：「照手本，不拘大小，每人賞他三兩銀子。」眾道士都謝去。魏忠賢大張本監告示，重建殿宇。隨發錢糧，著親隨內相督理，限半年內完工。神像廟宇煥然一新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魏忠賢尋思故跡，滿山一走，處處遍觀。這些道士隨著，不知他是個前日的魏進忠。那魏忠賢轉身，原到臥房裡，止叫這住持一個進來，便問道：「當時有個玄朗，今日如何不見？」住持回道：「這是小道徒孫，已故多年了。千歲爺如何問他？」魏忠賢道：「我微時，曾叨他惠的。可曾埋他嗎？」住持道：「小道因念他誠實謹慎，不忍撇他在遠處，就埋在後山空地上。」魏忠賢道：「待咱去一看。」住持道：「這地都是荊棘荒草中，是不堪大駕行動的。」魏忠賢便仰著地方夫役，削草開路，發銀□兩，著該院道士備祭，親臨其處，長揖大哭。合山道士，團團跪著。魏忠賢滴酒道：「玄朗！玄朗！你前日能活我，我今日不能活你！你只見我貧賤時，不見我富貴時。」又滾下淚來。眾道士但見他垂淚，不知他兩人心裡事。魏忠賢收淚化紙道：「罷罷罷！玄朗，玄朗！我不能見你生前，便當榮你死後骨。」批發銀一千兩，選地築墳遷葬。又坊得他有母有兄，尋來又贈銀一千兩，養贍他。這是魏忠賢報恩了。

且說眾道士見魏忠賢這等厚報，都是有意兒錦上添花來趨奉他。倒惹起魏忠賢的噁心又頓發了。左認右認有個道士當初曾吼喝他，不與冷飯吃的。魏忠賢也記定他名字在心裡。查看手本上有的，便喚這道士，問他姓名相同。魏忠賢便問這道士：「你認得咱嗎？」這道士暗付道：「看他報玄朗的恩，便是前日的魏進忠了。卻是個漢子，不是淨身的。」這道士回道：「小道實是不認得千歲爺。」魏忠賢道：「你不認得我，我卻認得你。你可記得當初玄朗藏的一碗飯與我吃，被你瞧見了，就奪了去。我那時餓得慌，拜你，跪你！只是不肯。不肯也罷了，又招我罵一頓。罵我也罷了，又去打玄朗！你自己打過也罷了，又叫師父打一頓，把我趕開！你可記得了嗎？」這道士磕頭道：「那個是魏進忠，一個生廣瘡的爛皮花子，怎的是千歲爺爺！」魏忠賢大怒道：「哇！叫刀斧手綁了！」嚇得那眾道士魂不附體，個個像發擺子一般地戰抖，齊跪下磕頭討饒道：「這是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！」魏忠賢道：「咱今日來還願，是識泰山的。古人道得好，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」喝道：「快押去！跪在玄朗墓前，打死便了！」這是魏忠賢報仇了。驚得那些道士當時有些小嫌隙的都走了不提。

且說那打死的道士，原是姦淫了一個婦人，被丈夫離異了。這道士已經還俗了，被老道士貪圖魏忠賢的誘賞，生生地叫他來送了這個性命。這也是個花報哩。

我勸世上人，凡事要從寬。不能夠大力量，些須小惠，也該施與人。漂母一餐飯，韓信便酬了千金。泰山道士一碗飯，魏忠賢便殺了他性命。中山王一杯羹，兩死士便保了他一身。齊景公兩顆桃，便殺了三士。大率以小而得力，又小而害命。只是一個從寬，萬無一失的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魏忠賢在山上三日了，有奉欽差來催遣回程的，百官奏章請裁決的，往來問安的，饋送飲饌的，入幕議事的，道旁獻策的，應接不暇。整備起馬。魏忠賢又到殿上復叩神前，拜辭下山。只見合山道士笙簫細樂，送出山門。合州官圓人等，都送到□里鋪上。護從儀衛，清塵警蹕，金鼓震天，旌旗蔽野。魏忠賢道是轎夫行遲，恐違朝命，騎著快馬星馳，扈軍電走，沿途縣驛官吏，迎關供應不迭。人人都道「駕回」。魏忠賢心裡想道：「自家身世，也還要做個出人頭地，才是大丈夫哩！況且我原有親生兒子的，何不弄個大大的餘蔭，與他們受用著。咱如今還了香願，又重建了殿宇，難道神明不助我？」正是：

欺心只有天知道，作惡徒燒萬炷香。

不知魏忠賢為了子孫做出什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